

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

費雲文

共匪的「樣版戲」痛詆

忠義救國軍

共匪自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，禁演所有的國劇；而代之以江青所認可的「樣版戲」。所謂「樣版戲」，是利用國劇舊有的形式，予以「現代化」的改變；再在內容上硬生生的套進一些合乎「毛澤東思想」的意識形態，而被稱為「革命現代京劇」的戲。因為有一種典型的作用，所以叫做「樣版」；後來推廣表達的形式到芭蕾舞劇（如紅色娘子軍）、泥塑（如收租記），成為「無產階級文藝的樣版」。

「樣版戲」中，有一齣「沙家濱」，描寫抗日戰爭時期，共匪新四軍在江蘇常熟縣沙家濱，為保護匪軍傷兵而偷襲我忠義救國軍司令部，並且誣調忠義救國軍投靠日敵；因為匪黨黨員、地下聯絡員阿慶嫂的情報，終於將忠義救國軍消滅。劇中不但通過「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葵等形象

，以「汪」、「蔣」並稱，傳播「國民黨勾結日軍」等違背真實歷史的荒謬意識；而且還通過「沙奶奶」之口，痛詆忠義救國軍：

「八一三，日寇在上海打了仗

江南國土都淪亡，
屍骨成山鮮血蕩，

滿目焦土遍地火光，

新四軍，共產黨，來把敵抗，

歷盡艱辛，東進江南，深入敵後，

解放集鎮與村莊。

百姓才見天日光。

你們號稱『忠義救國軍』，

為什麼見日寇不發一槍？

我問你救的是那一國？

為什麼不救中國助東洋？

為什麼專門襲擊共產黨？

你忠在那裏？義在何方？

你們是漢奸走狗賣國賊，

少廉恥，喪盡天良！」

「沙家濱」在大陸各地演出，被選為「優秀樣版」；共匪還把他攝製成電視記錄片，自民國六十年元旦起，推出上映，並且還加印字幕。

共匪篡改抗戰的歷史，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；「沙家濱」受共匪的重視，是因為痛詆忠義救國軍。然而，忠義救國軍究竟是怎樣的部隊？真的「聯日」不抗日嗎？做過些什麼不利於共匪的事？而使共匪如此痛恨，在竊據大陸廿多年的今天，還要「讓廣大的工農兵看懂聽懂」？筆者覺得應當就所瞭解的真實的史蹟，對廣大的社會讀者，作簡明而確切的敘述，以正視聽；同時也使那些為國家有過貢獻的人，不致因為過去保密的關係而任人誣譏，顛倒是非！

忠義救國軍成立經過

與其性質

抗戰爆發後，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，日敵進攻淞滬。軍統局的負責人戴雨農先生，為了發動地方的人力物力，協助國軍抗戰，聯合上海士

紳，呈准軍委會，組織「蘇浙行動委員會」和「別動隊」，擔任對敵軍突擊破壞工作；由地方團隊及愛國青年志士志願參加，軍統局的情報行動人員為骨幹。

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委員為吳鐵城、俞鴻鈞、杜月笙、貝祖貽、錢新之、劉志陸、吉章簡、蔡勁軍、俞作伯及戴雨農先生；由戴先生兼書記長，負責實際責任。別動隊有五個支隊及一個特務大隊；第一、二、三支隊由上海愛國志士和勞工組成，第四支隊和特務大隊由京滬一帶的情報工作人員組成，第五支隊由上海曾受國民軍事訓練的熱血青年，以及高中以上學生軍訓總隊全體官生

組成。由劉志陸任指揮，陸京士、張業、陶一珊等任支隊長；共官兵一萬零八百餘人，分佈於滬西、浦東、與蘇州河一帶，經常以突擊破壞手段，襲擊敵人，協助國軍作戰。又為集中官兵思想，養成官兵情報、作戰、行動、破壞等技術，特在青浦與松江成立訓練班，在佘山成立教導團，輪流調訓官兵。

當上海保衛戰第二階段結束，國軍轉進蘇州河南岸，繼續抵抗時；別動隊第四支隊張業部，奉命由滬西挺進蘇州河北岸，佔領戰場要點，掩護國軍撤退；敵前強渡，奮勇殺敵，全部壯烈成仁。國軍撤守時，第五支隊陶一珊部和二、三兩

戴雨農（笠）將軍庭院小憩



支隊的一部，協助國軍守南市，担任南市到徐家匯之間的守備，掩護國軍主力轉移陣地，苦戰三日；任務達成後，全部化整為零，潛伏京滬地區，繼續從事

抗敵活動。第一支隊，則在浦東國軍撤去後，建立游擊基地，誓死與敵週旋。其餘特務大隊，以及青浦、松江訓練班，佘山教導團，全體官兵約一千七百人，由俞作伯率領，退到安徽的祁門縣的歷口鎮，從事整訓。

別動隊係新成立的游擊隊，時間短暫，訓練不够，所使用的武器為短槍和手榴彈；而遽當大敵，遽負重任，危難困苦是必然之事；戴先生為激發士氣，躬親督陣。當時，在南京的戴先生部屬徐亮，曾經去電婉勸其應以自身所負重大責任為重，不必為此一隅的戰鬥，長此滯留前方，親冒矢石。戴先生慨然答復：

「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，草創伊始，而遽當大敵；無薪餉之奉，官爵之榮；所憑以犧牲奮鬥者，忠義精神也。當以身先為倡，庶乎能穩固根基，發揚光大，豈可臨危他去？」

並且令徐亮也到上海，共赴艱難；他自己撐持到最後，才離開上海，繞道香港，返回南京（徐到上海，上海已快淪陷）。

民國廿七年一月，原來在浦東的別動隊第一支隊的雷忠大隊，經奉化撤至遂安；另外戴先生的部屬，在江山辦了一所游擊幹部訓練班，在東陽的巍山，組成一「浙東支隊」的游擊隊。於是，戴先生呈准軍委會，將安徽歷口和浙江東陽、江山兩地的游擊隊和幹部同志，統一編成「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教導團」，歷口的為第一團，浙江的合編為第二團。戴先生兼任總團長，俞作伯為副總團長，負責實際責任。

同年三月十三日，戴先生奉到軍委會的命令，「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、滬杭沿線的國軍，加強敵後游擊工作」，於是指派得力幹部，深入敵後，配合留置敵後的別動隊，積極活動。在阮清源、鮑步超、和管容德等人策劃號召之下，迄四月底，已編成五個支隊，一個直屬大隊，一個南京行動總隊；連同教導第一、二兩團（後來改為第一、二支隊），總人數有一萬餘人。因於當年五月，呈准軍委會，將別動隊改為忠義救國軍，設總指揮部於漢口，最先由戴先生兼任總指揮，後來由副總指揮俞作伯繼任，徐光英任參謀長（十二月由尚望繼任），並且將總指揮部推進到浙江的孝豐。

民國廿八年，為加強京滬和浦東方面部隊的掌握與指揮作戰，於三月一日成立忠義救國軍的淞滬指揮部於上海；派楊蔚為指揮官，並兼任忠義救國軍的副總指揮，徐志道為參謀長。迄廿九年春，由於各方面發展迅速，加以部份偽軍的反正；忠義救國軍已擴編為四個縱隊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，共轄廿六個大隊和兩個直屬大隊，總兵力達二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；分佈於浦東、上海、及京滬、滬杭鐵路，京杭國道公路一帶，不斷打擊敵人，破壞敵軍的交通倉儲。

安鎮之役，初嘗被共軍夾擊之苦。

盤據京滬等地的日敵，鑒於忠義救國軍在其腹地的發展神速，聲勢浩大；以致被迫龜縮到城鎮據點之內，行動頗為困難。為了解除此種威脅，乃

經常抽調兵力，對忠義救國軍實施掃蕩性的攻擊。

當時，共黨也在江南成立了「新四軍」；還有一支名為「江南抗日義勇軍」的游擊隊，總指揮為梅光迪；在江陰、武進等地，假借抗日名義，伺機偷襲忠義救國軍，甚至利用敵軍進攻的時機，乘危夾擊忠義救國軍，以達到他消滅友軍，壯大自己的目的。

忠義救國軍處此兩面作戰的情況之下，由於全體官兵的英勇奮鬥，和得到當地民衆的熱烈支持；所以能屹立不搖，免於覆滅之危。其間作戰多次，對敵軍的戰鬥，以浦東之戰最為慘烈，我第八支隊長馬柏生重傷，所部幾全軍覆沒；高淳之役，區隊長向勇陣亡，立屍不倒，最為偉壯；陸塘之役，斃敵百餘，戰果最大；而最艱苦最複雜的，莫過於被敵軍和共軍夾擊的安鎮之役。

安鎮之役，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上旬開始的，盤據於江陰、常熟、無錫、武進等地的敵軍，增加兵力，在空軍的偵察和掩護下，對正在該地區的我忠義救國軍的五個支隊，以威力搜索的手段，從各方面分頭前進，向內線集中，企圖形成包圍，一舉消滅。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為應付此一戰局，避免太過集中；乃以駐在無錫至常熟之間的安鎮附近的第二支隊為中心，作為吸引敵軍的釣餌，其餘各支隊調駐於較遠之待機位置，準備於敵軍進攻第二支隊時，突然回師，反包圍敵軍，內應外合，一舉殲敵。

當安鎮附近的第二支隊正準備迎戰日軍之時，十二月廿日夜，共黨的新四軍陳毅部，却以四個團的兵力，出其不意的向第二支隊包圍猛襲。

第二支隊奮勇抵抗，激戰一日，因為係對三倍以上的共軍搏鬥，彈藥已消耗百分之七十；而共軍攻勢仍持續不衰，以致情勢相當危急。

廿一日晚，淞滬指揮官楊蔚和參謀處長郭履洲，率領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的一部，由無錫東北的長涇，自北向南援救第二支隊；但却被陳毅以圍點打援的戰法，阻擊於安鎮以北的膠山，戰況激烈。於是，急令駐於長涇西南的第五支隊的另一部，由西向東，作衝擊共軍側翼的態勢，並且揚言後面尚有實力強大的後續部隊第一支隊。共軍困惑之餘，再分兵向西，迎戰第五支隊。被圍困於安鎮附近的第二支隊，乃把握戰機，乘勢突圍。

廿二日拂曉，盤據於安鎮和羊尖兩地的敵軍發起攻擊；共軍不戰逃竄。我被阻於膠山的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的一部首當其衝，遂被包圍；因係大戰共軍之餘，戰力疲弊，相當危急，幸而自安鎮附近突圍的第二支隊，正向北方的顧山前進；奉命趕來夾擊敵軍，才化險為夷，安然脫離戰鬥。

此役，忠義救國軍傷亡二百五十人，敵軍傷亡卅餘人。匪軍不打日敵專打友軍的慣技，已經開始；而忠義救國軍在大敵當前應付為難的緊急狀況下，設計好的破敵陷阱，却因為遽然遭受共軍意外的襲擊，而化為泡影，反而被敵所制；如非該軍的堅定沉着，有忠義精神，早已被解決了。

初次整訓，四路重回京滬杭地區。

忠救軍在敵後苦戰兩年，損失雖大，可是由於民衆的踴躍響應，補充也快；但也難免份子複雜，訓練不精。戴先生有鑒於此，乃下令全軍，於民國廿九年三月，集中孝豐，汰弱留強，縮編整訓；編爲三個支隊（又名教導團，按步兵團的編裝辦理）、一個南京行動總隊、一個淞滬行動總隊（總隊人數爲七百人）、一個特務大隊和一個軍官訓練隊。以周偉龍接任總指揮，王春暉、李穰、阮清源爲支隊長；編餘官兵，全部交由第三戰區處理。遷總指揮部於安徽的廣德。

十一月，適新的編組大致就緒，正加強訓練之時；盤據於長興的敵軍，以密匿行動，偷襲廣德，一舉陷城。我第一支隊支隊長王春暉，驍勇善戰；不慌不忙的固守南郊，連夜部署反攻。第二天拂曉，身先士卒，出敵不意的一舉登城，敵軍受創駭退，損失慘重。王春暉的英勇胆識，被人贊譽爲「王老虎」。戴先生知道之後，頗爲激賞，保送他到後方的中央軍校高級班受訓；而以郭墨濤接任支隊長。

民國卅年一月，整訓完畢，分四路重回京滬淪陷區，繼續游擊日敵。第一路「蘇嘉滬區挺進縱隊」，以第三支隊阮清源部及淞滬行動總隊爲骨幹，由孝豐附近向太湖以東的蘇州、嘉興與上海之間的地區挺進；第二路「澄錫虞區挺進縱隊」，以第一支隊郭墨濤（九月以後，汪浩然接任）部爲骨幹，由孝豐向陽澄湖、常熟、崑山之間的地區挺進；第三路「錫武宜區挺進縱隊」，以第二支隊文德部爲骨幹，由廣德沿太湖西岸，向宜興、無錫、常州、江陰之間的地區挺進；第四

路「京丹溧區挺進縱隊」，以南京行動總隊爲骨幹，進出南京、江浦、丹陽等地。

同時向京滬淪陷區挺進的四路忠救軍，都遭到敵軍和共軍的攔截攻擊，其中以第一路發展較快，但遭受的打擊也最大；第二、三路則被共軍夾擊最艱苦，激戰最烈。

第一路自是年二月至五月，力戰四月，克服青浦縣的金澤，和章塘，建立堅強的游擊基地；第三支隊所屬的四個營，都擴編爲支隊，淞滬行動總隊的中隊，都擴編爲營（共四個營），並且收編地方部隊二千七百人，編成抗敵自衛總隊，一時聲勢浩大，敵軍頗受威脅。民國卅一年二月，日敵乃抽調江蘇、浙江兩省兵力達三個旅團，由一中將指揮，以陸海（小砲艇）空軍聯合，對游擊區掃蕩。採用「分區圍困」的戰法和「見人即殺」的手段，逐漸縮小包圍圈；該軍被迫與敵軍決戰，延續達廿九天，傷亡軍民一萬餘人，基地全毀。除滬杭鐵路以南有一部份未受此役影響外，其餘皆陸續突圍，退入太湖。

第二路自民國卅年五月進入陷區，即在無錫的顧山，江陰的祝塘、皋岸，以及武進的焦溪等地，連遭共軍何克希、譚震林、張之宜等部的攔截攻擊。激戰之下，雖然擊斃其首領何克希、夏光，擊潰共軍第六師，傷亡共軍約二千人；但忠救軍也受到很大損失。十一月五日，正當在焦溪擊退共軍的攻勢以後，整補未畢；敵軍忽以一個聯隊及一個偽軍團的兵力，向焦溪發動攻擊，情勢嚴重。幸而第三路「錫武宜挺進縱隊」此時正擊破共軍的重重阻撓，也到達焦溪附近，乃與二

路的縱隊並肩抗敵，相互策應；結果，斃傷敵軍三百餘名，殲滅田中中隊的全部。敵軍遭此意外重創，再調集一個師團的兵力，以分進合擊的態勢，企圖「圍殲」。二、三兩路久戰損耗，亟待整補，難當其鋒，乃且戰且退，北渡長江，轉入靖江、泰興地區，繼續活動。卅一年春，又在江北與敵軍及共軍作戰，然後再南渡長江，在丹陽、金壇地區從事游擊活動。

此階段，忠救軍經過改編，以新銳之師重入敵後，本可迫使敵軍顧此失彼，感受威脅，不敢下鄉；可惜橫遭共軍阻撓襲擊，以致削減戰力，飽受牽制，無法發揮統合戰力，幾遭全軍覆沒的危險。幸賴官兵勇敢果決，百折不回，始能維繫支撐，繼續發展。

參加「中美合作」，積極破敵行動。

民國卅二年，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」成立，戴雨農先生任主任，根據雙方協議，忠義救國軍也是參加合作的單位（詳見拙著『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』）。爲了便於接受「中美合作所」的訓練與裝備，乃將所屬部隊改編爲四個縱隊（按正規軍步兵師編成），以及南京、淞滬、浙東、浦東、澄錫虞等五個行動總隊。五月，馬志超任總指揮，阮清源任副總指揮（十月，由王春暉繼任），郭墨濤爲參謀長（十月，由郭履洲繼任），李穰、汪浩然、文德、鮑步超爲縱隊長（後來因第三縱隊傷亡慘重，奉准將四縱隊併入三縱隊

，以鮑步超為縱隊長。活動的區域，也擴展到浙東。

忠義救國軍接受「中美合作所」的美式技術訓練和新的裝備，實力大增；不但士兵已經配有卡賓槍和湯姆生槍，而且還獲得很多新型的爆炸器材。

以爆破的手段，破壞敵人的交通和倉儲，本是忠義救國軍經常實施，用以打擊敵人的。自接受美式新訓練，獲得新器材後，實施更為積極。茲就其與美員合作破壞浙贛鐵路的片斷，作抽樣的敘述。

民國卅三年五月，敵軍發動長衡戰役，進攻長沙；六月，駐在浙江金華一帶的十三軍，向浙贛邊境，作攻向贛南的趨勢，以為呼應，廿六日攻陷衢州。由於我國軍的堅強抵抗，和我忠救軍在浙贛路上的襲擊，無力再進，廿七日被迫退回金華。

戴先生為牽制此處敵軍，使其遭受困擾，無力再興攻勢，特下令忠救軍加強對浙贛鐵路沿線的破壞。九月，忠救國挑選了一支三百人的突擊隊，並有美員帕金少校等十二人參加，前往破壞諸暨附近的鐵橋，遭遇敵軍攔截，發生激戰；以致擔任破壞橋樑的一組人員，無法接近目標。但另一組人員却冒險滲入目標區，在鐵道上引發十三枚炸彈，毀壞鐵軌五處，哨舍二處，忠救軍也有七人陣亡。十月，再在同一地區，會同美方教官薛格里斯上尉等美員五人，發動一次突擊，很成功的炸毀了廿處鐵軌和橋樑。

十一月，忠救軍組成一支名為「奴煞組」的

破壞隊，專破壞鐵路附近的敵軍倉庫堆棧，美員薛格里斯等五人參加；結果在諸暨附近縱火焚毀敵軍的堆棧，毀去約十萬加侖的汽油，還有六百箱彈藥。

當九月份第一次破壞諸暨鐵橋成績不太理想時，却有件對此後突擊大有幫助的意外事件；一位偽軍上校軍官徐某，因為被忠救軍的火力擊傷而被俘。當他傷愈之後，決心棄暗投明，負責帶來他所指揮的五百名偽軍，投降忠救軍。於是十一月間，美方教官負責浙贛路方面考察的赫爾，和忠救軍合作，在投降的偽軍中挑出一百卅一人，分為兩批，出沒山區，到達基地一百哩以外的安華村（諸暨以南六十哩）鐵道邊，得到當地民衆和村長的響應。黑夜中埋下廿磅塑膠炸藥，裝上了兩枚名叫「布奈爾說服者」的新型器材，順利的炸毀了車頭和後面的五節車箱，使敵軍蒙受一次意外的損失（日敵因為經常受到破壞，所以研究出一種防範的方法；在每一列火車頭前面，配上兩節空檯車，如果碰到炸藥，被炸毀的將是空檯車，而不是火車頭和整個的列車。『布奈爾說服者』正是針對這種防範方法而設計的裝置，裏面有一種延時行動的裝置叫『顫動型的觸發器』，埋在鐵軌下面，事先可以預定震動的次數，然後才引起爆炸）。

敵軍受到一連串的突擊破壞，非常焦急，於是發動了一次擁有砲火的搜索戰，想「掃蕩」這批令其寢食難安的游擊隊；可是，經過八天的濫射窮追，仍然無法如願。竟然派出一批曾受訓練的行動人員，企圖暗殺赫爾；結果三名被捕。而

突擊隊於返回基地中途，却又在開化焚毀了五座敵軍倉庫。

正當忠救軍的游擊活動日益蓬勃的時候，原已竄抵江北的共軍（新四軍殘部陳毅，襲破了江蘇省韓德勤的部隊），不但不遵照中央命令北渡黃河；反而於民國卅四年一月，集結廿九個團的兵力，由粟裕率領，南渡長江，經金壇、溧水區的茅山，會合土共，竄犯浙皖邊區，企圖重回江南，別建基地，澈底消滅忠義救國軍，控制京滬杭地區。

當時，防守泗安、安吉一帶，為國軍廿八軍；忠救軍奉三戰區長官部令佔領寧國墩、焦村、犁壁山、牛頭山、葉塢橋、瓜嶺、八卦山之線陣地，為廿八軍的左翼，協力抗拒共軍的南竄。一日廿九日，共軍王必成、陶勇兩個縱隊，向忠救軍第二縱隊攻擊，縱隊指揮官余萬選率部堅強抵抗，激戰廿餘日，數度逆襲。共軍未得逞，轉以全力進攻廿八軍的六十二師防地，突破後，再由右向三縱隊側後夾擊。二縱隊遂退到汪村整補。是役，忠救軍連長四人陣亡，六人負傷，排長以下官兵傷亡二百餘人，生俘共軍二百餘名，共軍留下四個埋屍千具的土坑。

二月十日，陳毅復自江北率師增援共軍，準備再興攻勢。我五十二軍也奉命前來增援，當以五十二軍為左翼，廿八軍為右翼；忠救軍為中央正面於二月十五日先向共軍進攻。忠救軍以第一、二兩個縱隊分向虎嶺關和牛頭山進攻，一鼓克服；但以進展神速，與左右翼隔離較遠，形成突出，遭共軍反擊，于十六日被迫後撤。幸第三縱

民國三十四年勝利前夕，忠義救國軍中美高級軍官合攝於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，前排左起第一人王春暉、第三人馬志超，後排右起第一人杜月笙，第四人戴雨農先生，第五人梅樂斯，第六人鮑步超，第七人劉鎮芳。



隊自桐廬附近日夜兼程增援，與急退的友軍，固守杭杆主陣地；並以有力新銳，持犀利武器，向共軍側後來擊，激戰至廿日拂曉，終將共軍擊退。共軍因係以人海戰術進攻，損失慘重，乃竄入天目山，喘息整補。

調整部署防共殺敵

民國卅四年春，日敵敗象顯露，戴雨農先生為把握戰機，配合國軍反攻，策應美軍登陸作戰；特親臨前線，就忠義救國軍和「中美合作所」新成立的教導營，重新調整部署，先後成立淞滬區、溫台區、鄞杭區三個指揮部。

淞滬區以阮清源為指揮官，以第一縱隊的一個團為骨幹，推進松滬地區。溫台區，設指揮部於瑞安的玉壺，以郭履洲為指揮官，統轄中美班的三個教導營，一個特務大隊，一個獨立支隊，一個水上大隊，以及忠救軍的浦東行動總隊張為邦部；沿浙東沿海向浦東、崇明方面活動發展。鄞杭區，設指揮部於浙江的桐廬，以鮑步超為指揮官，統轄第三縱隊及新一團（偽軍投誠），沿桐廬、富陽之線，向杭州活動發展。其餘一（欠）、二縱隊及各行動總隊（浦東除外）、直屬營、隊，均直屬總部，並設總指揮部前進指揮所於浙江於潛的方元鋪；總指揮馬志超坐鎮前方，指揮作戰。

淞滬區指揮部向敵後挺進，因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等條件的優越，民衆擁戴，地方抗日自衛團隊武力紛紛來取聯繫，接受指揮；當地偽軍也先後接洽投降，待命反正；於是聲勢大振，發展編成五個團和直屬四個營的兵力。當地小股共軍，無法立足，竄往江北。

我第三戰區長官部，以共軍一再違抗命令，不打敵人，專襲國軍，對抗戰陣營為害極大；乃由駐節淳安的副長官上官雲相，指揮第廿三集團軍、蘇浙皖邊區司令部，以及忠義救國軍，驅逐盤據天目山區的共軍。是年四月，忠救軍奉命於孝豐以西佔領陣地，向東南方的天目山區防禦，阻止共軍可能向西北方向流竄，以便利正面國軍主力由南向北的攻擊。當時共軍盤據天目山區的尚有一萬五千人，由王必成統率（陳毅、粟裕已回竄蘇北），以其佔據地形要點，瞰制浙皖邊區形勢；致我國軍仰攻困難。五月十七日，忠救軍奉命在共軍側後轉守為攻，當以第一、二縱隊作正面攻擊；而由桐廬回師的第三縱隊，以奇襲的方式，冒險秘密潛往匪側背西天目山麓杉樹塘，沿斷絕地攀登而上，直搗共軍腹地，攻擊指揮部，立斃二百餘人。共軍遭此奇襲，大出意外；於是秩序大亂，軍心動搖；國軍主攻部隊，乘勢猛進，終將共軍擊潰，收復天目山區。自此以後，在東南流竄的殘餘共軍，對忠救軍非常畏懼，到處迴避與忠救軍接觸，始終無法建立和鞏固游擊基地。

溫台指揮部，向浙東沿海各目標區挺進。六月上旬，敵軍第六十二旅團殘部，自福州經羅源

、寧德、霞浦、福鼎，向浙江邊境撤退；原盤據溫州的敵軍黎岡支隊，也以主力南下瑞安、平陽，以爲接應。九日，兩部在平陽會師，共同北竄。郭履洲指揮官當即指揮部隊，運用爆破、襲擊等手段，沿途攔截追擊，不但殲敵頗衆，而且乘勢攻克溫州、海門。

當五月驅逐共軍出天目山區以後，戴先生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副主任梅樂斯將軍，蒞臨忠救軍的前進指揮所方元鋪，舉行軍事會議。事爲敵軍探知，糾集一千七百餘人，以一少將級軍官指揮，突向方元鋪包圍突擊。戴先生責成副總指揮王春暉，指揮總指揮部直屬部隊抵抗；一面電令回防桐廬的第三縱隊迅即趕來夾擊。敵軍攻勢猛烈，志在必得；忠救軍士氣旺盛，武器

精良，激戰兩晝夜。第三縱隊自一百廿里以外趕到戰場，襲擊敵軍側背，截獲其後方聯絡補給，使其窮於應付；同時，戴先生也判明敵軍指揮官的確切位置，下令組成敢死隊，乘夜突擊，一舉摧毀指揮所，擊斃少將指揮官，敵軍頓時駭竄，又遭第三縱隊追擊，損失慘重。

八月，勝利已迫眉睫，戴先生與梅樂斯約會於昌化的河樹鎮，商討運用中美合作力量，穩定戰後東南局勢問題。

此項行動，又被敵軍偵知，密派曾在山東暗殺學校受訓的諜員四人，組成暗殺小組，以具有共謀雙重身份的華人爲組長，日籍二人韓籍一人爲組員，潛赴河橋偷襲戴先生與梅樂斯營帳，被當場擒獲。九日，再派卅三旅團所屬部隊二千一

百餘名，先由富陽北上，然後迂迴南下，奇襲河橋。但其狡謀，被忠救軍第三縱隊發覺，急電河橋戒備。

戴先生與馬總指揮親加部署，當令第二縱隊派一加強團迎戰來犯敵軍，第四團爲預備隊；急電第三縱隊監視敵軍，跟踪夾擊。

當晚十一時半，敵軍以奇襲姿態突擊河橋，恃其人多械精，多方衝突；我營長羅相雲親率敢死隊，迎頭痛擊，拒守危橋，負傷成仁，將士死守不退，敵軍攻勢頓挫。

第三縱隊適時趕到來擊，敵軍動搖；戴先生乘機下令第四團繞道敵軍北方，包抄側擊。激戰九小時，朝陽朗照，敵軍不支潰退，死傷達四百餘人。（下期續完）

中外文庫 健康長壽之路

楊森等著 定價拾捌元

健康長壽之路要目：楊森「我的養生之道」「我的養生祕訣，家庭生活」楊却俗「醫藥罔效、怪病

自療」李先聞「三次生病記」徐荻芬「排除煩惱十項辦法」王撫洲「歡笑聲中習瑜伽術」王雲五「我怎

樣保持健康」李抱忱「不知老之將至」韓介白「百齡翁談養生」。